

# 灵幻新隆x我/性爱除灵法

只是自娱自乐产物，爽文，嫖一下师匠，ooc有

第一人称注意

灵感来源：蓝p梦向漫画→作品id=59067121

Notes：

预警：内含口交和潮吹情节

女主有微量私设

踏进相谈所的那一瞬间我才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有病。

说实话，想说的话随便找个男的就好了，去推特之类的社交软件上发一条约炮的动态，就会有好几十个饥渴男轰轰烈烈涌进私信里来，不放心的话还可以要求对方展示生殖器照片和刚做的传染病全套检查单，男人们为了睡你什么都愿意做的。但不知道我搭错了哪根筋，站在衣柜前换衣服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前段时间朋友推荐给我的那个事务所主页——虽说他们承接的好像是除灵的工作，和我现在突如其来的需求看起来没什么关系，但主页上那个男人实在太合我胃口，过了好几天我仍然能清晰地记起他的模样。

要不然，干脆跟我说我被催情的灵缠身、“想要得不得了啊请您跟我做爱”好了？我系上内衣扣子，被自己的想法逗得笑出声来。要是被当成骚扰良家男人的变态痴女就不妙了；可是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

回过神来，我已经站在相谈所的门口。我纠结了好几分钟，不知道究竟要转身离开还是鼓起勇气进去，正在犹豫之时，面前的门毫无征兆地开了。

“……小姐？”踏出来的人好像被我吓了一跳，大概是没想到会有人站在门口。我也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向他。

——啊，没错。就是主页上那个金发男人。

我努力回想他的名字……灵什么来着？当时注意力全放在他的照片上了，至于名字倒是没什么印象。

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已经迅速地换上令人如沐春风的微笑：“您是有什么事情想求助吗？请进来吧。”他抵住门，绅士地做了个邀我进去的手势，我注意到他另一只手上提着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一袋垃圾，大概他本来打算出门扔掉吧。

我道了声谢，走进房间。

门在我背后砰地合上。听到这个声音，我才后知后觉地紧张起来，深深地吸了口气。

我在男人待客用的茶几前和他面对面坐下。他声音洪亮眉飞色舞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开始给我推荐相谈所的各种除灵套餐，同时没忘记给我倒一杯麦茶。我捧着茶杯啜饮，默默在心里记下他的个人信息。灵幻新隆，男，28岁，经营着「灵幻相谈所」的一名灵能力者……怎么听起来像是那种完全不靠谱的江湖骗子？不过本来我也不是抱着找他除灵的念头来的。

要怎么说才不会被赶出去呢，我盯着灵幻开合个不停的嘴巴苦恼地想。要不直接实话实说吧，告诉他我其实只是像被下了降头般欲求不满又正好看到了他的照片，所以逃了课坐车跑来这里，虽然随随便便提出要做爱但我真的是个正派女人哦——嘛，这种话让我自己听我都觉得好笑。

“所以，您的委托是什么呢？本人一定竭诚为您服务！”灵幻支着下巴专注地朝我望回来，语气极其诚恳。被那双黑色的眼睛注视着，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几乎有点透不过气来，血液仿佛都冲上了头顶，耳根微微地热。

完蛋了，我真的太喜欢他的脸了。就算他听完委托马上打电话报警也无所谓，我一定要睡到他。仅存的理智拦下了涌到喉咙口的一句“我想睡你”，我稍微低下头，摩挲着茶杯的边缘，用我所能做出的最楚楚可怜的表情抬眼看他。

“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困扰……”

灵幻用眼神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咬住嘴唇，长长叹出一口气来，沉默了几秒才再次开口。“说出来真不好意思……但是我想，灵幻先生应该不会见怪的。”

“当然不会！”他表情夸张地一摆手，衣袖险些带翻桌上那杯属于他的麦茶，“我一向视客人的烦恼为自己的烦恼。不管您的委托内容如何，我灵幻新隆都一定尽力完成！”

是吗，希望你听了我的话以后还是这样想，我心说。

“那就太感谢了！唔，实在是难以启齿……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非常想做那种事。有时大白天上着课都会想，真的让我觉得很苦恼……”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尾音被囫囵吞进嗓子里。可惜面前没有镜子，看不到我的脸是不是红了，如果红了肯定能让我的演出更有可信度。

出人意料的是，听到这种十八禁的话题后，灵幻的神情没有什么波动，依然摆着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我只得自己找补一句：“灵幻先生……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

“啊啊，依我看，您多半是被诅咒了。”灵幻语气严肃，却几乎让我笑出声，太上道了灵幻新隆！担心表演穿帮，我连忙挤出惊恐的表情：“诶、诅咒？！……要怎么办？”

“别太担心，小姐。”灵幻终于重新露出笑容，安抚我道，“很简单的，这只是个除灵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不用这么害怕。”

“这样啊，太好了……”我松了口气，为没有被当成女流氓扭送出去而窃喜，“那么除灵……要怎么操作呢？”

灵幻没回答，却站起身，走向相谈所门口。我听见锁舌咔哒一响——他把门锁上了。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乱来的约炮计划能成功。灵幻现在正在解我的衬衫纽扣，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胸罩上。出门前我特意挑了这一件，是我最喜欢的芥末绿色，镶着柔软的蕾丝花边。

“灵幻先生……”我用大腿去蹭他的腰际，“只有我一个人脱衣服就太狡猾了。”

他微微一笑：“除灵套餐里可不包含这个，脱衣服是另外的价格。”

“我会付的。”我拽着他的领带，本想学着成人片里的女主角那样帮他解开，但我忘了自己是个金鱼结都打不好的手工白痴。灵幻的手覆上来，手心暖而干燥，轻轻包裹住我比他小一个号的手。

“我教您解……这项不收费。”

我发誓我的脸一定蹭一下红透了。成年男性的魅力还是太犯规了，我实在是无从招架。灵幻领着我的手去拉他的领带结，带尾从结里溜出来，垂到他胸口，他使用另一手捏起领带，随手甩到一旁。

“看，很简单吧。”他捏了捏我的手，“是不是没给男朋友解过领带？”

我实话实说：“我没谈过恋爱。”

“嗯？”灵幻挤出一个惊诧的鼻音，“我还以为像您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一定交过男朋友。啊等等，您不会还是未成年——”

“不是啦！”我摇头否认，“我已经上大学了。”

灵幻刚刚绷紧的眉头又松弛下来。“真的吓了我一跳，”他抱怨道，“如果小姐您还是未成年人的话，这个委托我可是不会接的。”

该说不愧是服务业人士吗，灵幻动作相当麻利，三两下就把我剥到只剩内衣裤，自己倒只脱了西装外套。他一侧膝盖压在我腰边，沙发太窄，挤不下他另一条腿，长腿只能狼狈地斜出去撑住地

面。我看得于心不忍，提议道：“沙发是不是不太方便？要不然我们坐起来好了。”

灵幻闻言，拍拍我的腿示意我屈起膝来，腾出一块供他坐下的空间，然后支起身体坐了过去。我爬过去，跪在他旁边，伸手去解他的皮带——这个倒不需要他教。

灵幻肯定猜到了我要做什么。他没阻止我，反而摸了摸我的头发，大手按住我的后脑勺，小拇指探下去暗示性地抚弄我因为低头而微微隆起的后颈骨，像是某种鼓励。我拉开他西裤的拉链，他已经硬得很厉害了，内裤被撑出一个明显的鼓包。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之前，我认真思考了两秒是不是应该叫他先去洗个澡——呃，毕竟我有轻微洁癖，但在这关头提这个要求会显得我非常不解风情，所以我闭上嘴，继续手上的动作，用新做的美甲挑开灵幻的内裤边，手伸进去解救那个不知道被束缚了多久的小东西……噢不对，根据触感来判断，这显然是个大东西。

本世纪最强灵能力者（自称）的阴茎此刻正被我握在手心里耀武扬威。灵幻没让我失望，他裤裆里相当有料，尺寸可以轻松秒杀我在a片和自拍小视频里看到的99%日本男性。虽说我理论经验丰富，但这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实物，我忍不住凑近了一点，打算顺便鉴定一下能不能下得去口。好在灵幻很注意个人卫生，下面的清洁工作做得也挺不错。

“我可以舔吗？”我仰起头向灵幻征求意见。他忍俊不禁：“当然可以——这样除灵的效果会更好哦。”

骗子。我在心里对睁眼说瞎话的灵幻大师翻了个白眼。回忆着在色情电影和黄色文章里看过的口交技巧，我张开嘴，试探着把龟头含了进去。

灵幻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指导我为他服务：“可以再含深一点……啊，小心不要让牙齿碰到。”

说起来容易，实操还是有点难的。我小心翼翼地动着舌头，尝试用舌尖舔过冠状沟和龟头顶端的尿道口，然后慢慢把柱身往下吞。灵幻也没闲着，手从我内衣的缝隙里挤进去；我以前从没觉得过我奶子小，可是他竟然一只手就能握住我的胸……我受到了一点精神创伤。

我没能沉浸在悲伤中太久，灵幻的手指就把我弄得心跳加速，他用食指在乳晕上划着圈，接着捏住我胀得发疼的乳粒时轻时重地揉搓，把可怜的乳头揉硬了又恶劣地按回去，再重新捻出来。这手法好色情，偏偏我很吃这一套，几乎按捺不住呻吟出来的冲动。腿间已经有明显的湿润感，我忍不住夹紧腿悄悄磨蹭起来。

灵幻抽了我的屁股一巴掌，力道不大，但还是惊得我全身一抖。“专心一点，小姐。”他沉稳的声音让我有种正在课堂上被老师说教的错觉。

我忿忿地继续吞吐他的阴茎。真不知道那些成人片女优都是怎么做到的，可以给别人口交那么久，我已经开始觉得嘴巴有点酸了……嗯，也可能是灵幻的东西太大了。一直张着嘴，感觉口水快要流出来了，于是我下意识地咽了一下。

“……。”

灵幻托着我乳房玩弄的手忽然僵了几秒，我听到他隐忍地喘了一声。

我好像突然明白了怎么让他舒服。

把他口到射的计划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男人的持久度出乎我意料，我快被他顶吐了也没看到他有要射的意思。再给他舔下去我就要憋坏了，灵幻新隆的手可能真的有灵力，光是玩我的胸就能让我气喘吁吁，差点软倒在他身上。

灵幻拦腰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到他胯间，沾满我唾液的硬挺阴茎隔着我湿淋淋的内裤抵住我的臀。好想要，我迷迷糊糊地想，灵幻的体温并不比我高多少，却好像把我的脑子烧到短路了。

“快点……”我喘息着催促他，灵幻却置若罔闻，还在不紧不慢地解我的内衣排扣。我索性自力更生，双臂搭上他肩膀，扭着屁股去蹭他下体，两个人的性器官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贴到一起，我感受到他的形状和硬度，又急不可耐地把身体往下沉了一点点，龟头几乎要被我吃进肉缝里。很舒服，但是不够，我把屁股往后挪，企图让他的性器摩擦到那一点——

“……唔！”

找到阴蒂了。我被鲜明的快感逼出一声低呼，更贪婪地扭动起腰臀。灵幻没有打扰我自娱自乐，而是低下头亲吻我的胸乳。乳头刚才已经被他捏得有点肿了，现在又被他咬住，用唇齿不甚温柔地挑逗，唤起一阵伴着些微痛楚的酥麻。

“灵幻先生……”我搂住他的脖颈，撒娇般哀求，“另一边也想要……”

他依言去舔我另一侧的乳头。两边被灵幻轮流伺候，爽得我呼吸都乱七八糟，小腹一阵阵地紧缩。我知道自己快高潮了，变本加厉地折磨下半身那颗小豆豆，但又始终差一点点，让人心急。灵幻扶在我腰间的右手忽然滑下去，食指和中指极准确地找到我最要命的那块地方，不轻不重按了两下。我只觉得如遭雷击，全身不受控制地绷紧了，连叫声都被卡在嗓子里。

我被他弄到高潮了。

缓过来时喉部才慢慢放松下来，迟来的呻吟一下子就窜出喉咙，又娇又软，听得我自己都害臊。我感觉自己全身都湿了，内裤里黏得像有一片沼泽，身上脸上也都是汗。刘海肯定被汗打湿粘到额头上了，我祈祷着希望自己看起来不会太丑太狼狈。灵幻从我胸前抬起头，看向我时眼里带着一点惊讶，我想他应该也没想到这个女人会被他碰了两下就高潮到叫都叫不出来。

“看来小姐已经做好准备了。”灵幻大师专业素养极高，都这个时候了也没忘记他那一套，“那么……就正式开始除灵吧。”

我又开始在心里翻白眼。

灵幻刚帮我脱了内裤我就想往他肉棒上坐，却被他紧急拦住：“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戴套！”

虽然我很想跟他说直接进来我也无所谓，大不了做完赶紧吃紧急避孕药，老娘的逼早就等不及了，但灵幻看起来不像是会同意的样子。他不知道从沙发的哪个缝隙里抠出几只安全套，扯下一包撕开包装给自己戴上。

我不解：“为什么会把安全套放在这种地方？”

灵幻的表情难得一见地有些尴尬，对我含糊其词：“谁知道呢……”

我很有眼色，不再多问，重新爬回他腿上。灵幻一手环住我的腰，我扶着他的阴茎，抬臀用穴口对准了慢慢坐下去。

……我操，怎么这么痛。我咬了咬舌尖才没叫出声来。以前也不是没用过入体式的玩具，但灵幻和那些还真不能比；刚才明明已经高潮了一次，按道理我应该放松下来了，但他进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阴道口撑得疼，难受得我倒抽凉气，动作也停了。

“是觉得痛吗？慢慢来，放松一点。”灵幻安抚性地亲我的耳朵，不幸的是我耳朵本来就受不得人碰，加上他说话时吐息都喷在我耳垂上，痒得我缩起脖子往后躲。躲避的动作稍微大了点，带着下半身也一起动，于是又是一阵胀痛。我不敢动了，深呼吸着等自己适应灵幻的尺寸。

过了一会儿，疼痛才渐渐消散，我硬着头皮颤颤巍巍继续往下坐。好在再往后就不再那么难受了，灵幻的性器顺利地一点点被我吞进来，不疼，但有种被胀满的怪异的不适感。屁股终于碰到他阴囊时我松了口气，感觉自己用了一个世纪来吃下整根东西。

灵幻的呼吸明显比之前急促了，盯着我时眼神都多了一点攻击性，让我感到一种令人寒毛直立的兴奋。我抓着他的肩膀，把自己往上抬，阴茎滑出来时我深处立刻被难耐的空虚充斥，逼着我快一点坐下去。

如此起伏了五六次，我就懒得再动了。很舒服，但是腰好累，再说明明是两个人的性爱，怎么能让灵幻就这样舒舒服服地等着我做他的全自动榨汁机。我这一次坐到底时就不动了，可怜巴巴地看灵幻：“灵幻先生，我不想自己动了。”

灵幻新隆这男人实在太极品了，我在嗯啊叫个不停间隙这么想着。明明每天都坐办公室，体能和力量却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搞得我的sex初体验也比我想象的要爽得多。他一只手托在我腋下，另一边手臂扣紧我腰臀，把我按在他怀里，像摆弄人形玩偶一样让我骑在他阴茎上起起伏伏——以前我嫌这个比喻太假，现在才知道如果对方力气够大是真的可以把你像玩具娃娃一样玩弄的。这个体位进得好深，甬道才刚稍稍合紧就被灵幻重重顶开，他甚至时不时撞到深处的宫口，一阵钝痛就随之漫上来，刺激到让我有些恐惧。

“太深了……太深了，灵幻先生…！”我锤了锤他后背，“能不能，呜、能不能换个姿势……”

灵幻马上停下了动作，尽管他也微微气喘，脸颊和耳根都因为激烈的性爱而覆上一层红色，但还是像推销除灵套餐一样专业地询问我想要换哪个姿势。

最后我选了后入。

灵幻拔出来的时候我才有余裕去看我在他身上制造了怎样的一番混乱：衬衫被我抓得皱巴巴的，裤子靠近裆部处被可疑液体打湿了好几块，性器也泛着淫靡的水光。……真希望他在事务所里放有备用衣物。我一面想一面背对着他跪下，手肘撑在沙发上，把脸埋进手臂间。

“请进来……”

后入式是看不见灵幻的，不知为何我竟然有点羞耻。他没让我等太久，我感觉到一只大手抓住我的侧腰，同时一个又硬又热的东西顶住我正在淌水的小穴。灵幻在穴口磨了几下，才慢慢插了进来，穴肉不受我控制，激动地紧吸住失而复得的肉棒，像在夹道欢迎；不过这好像起了反效果，灵幻闷哼一声，捏了一把我的屁股：“放松一点。”

我努力调整着凌乱的呼吸，试着让自己习惯那根入侵者，但灵幻每次往里面顶进去一点，我就忍不住收紧了下半身。灵幻叹了口气，语气有点无奈：“小姐，没什么经验嘛。”

何止是没经验，我这根本就是第一次和别人做！我腹诽。不过我没打算告诉他，总感觉灵幻要是知道了这是我的第一次就会拔屌无情，然后疯狂试探我会不会要他对我负责。

“唔……你直接进来就好了，”我提议道，“反正我也没觉得痛。”

灵幻便一挺腰，性器破开肉壁的阻挠一下顶到了最深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胀痛立刻被快感淹没，激得我忍不住拱起了腰。

“哈啊……”

“很舒服吗？”他轻轻笑了一声。

没等我回答——当然我也不打算回答，灵幻就掐着我的腰动了起来。一开始他的动作还算得上温柔，等我食髓知味，渴求着更多快乐，开始摇着屁股往他胯下凑，灵幻就愈发用力地撞进我身体里，每次都退到穴口再一口气顶回深处。一下下发了狠的顶弄将快感的浪潮送到我全身，让我随着他的节奏呻吟不已。黏腻的水声和肉体撞击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混杂着我的娇喘显得格外色情，灵幻弯下腰来吻我的脖颈和肩膀，头发毛茸茸的，蹭过我颈侧的肌肤，微微发痒。

虽然女上位进得更深，但如果要我选，我还是更喜欢现在这种体位，大开大合的撞击让我爽到浑身发抖，叫得像发情的猫。灵幻粗长的阴茎鞭笞得我淫水飞溅，我感觉得到自己腿心一片泥泞，大腿根也是湿的；不是的，不止这些，我全身都湿了，像被汗水淫液和眼泪洗过一遍——咦，我什么时候流眼泪的？我茫然地眨眨眼，泪水就顺着睫毛滚下来，流过我红而热的脸颊。原来太爽的时候真的会哭啊。

灵幻不可能没发觉我流泪了，但他的攻势并未减弱半分。布满褶皱的娇嫩穴道被粗硬性器反复蹂躏，又酸又胀，也带来足以吞没理智的快感，我被干得脱力，腰软下来，被灵幻一把托住。他指腹有点粗糙，在我小腹上打着转，然后用了些力往下按。

“呃嗯——！”

我惊叫出声，几乎从他手里弹开。搞什么啊？没听说过按小腹会有性快感啊！可灵幻按着我小腹再插进来时，那种被填满的感觉就更强烈了，让我有种会被他顶破的错觉。

没多久灵幻就松了手。我刚松了口气，他的手却又摸下去，穿过我被体液打湿的耻毛丛，用食指摁上那颗脆弱的花珠，颇有技巧地揉弄起来。一阵电击般的剧烈快感一瞬间从鼠蹊间窜到头顶，我发出一声带哭腔的叫喊，战栗着绷紧了腿根，却没能阻拦灵幻的动作。

“别、别碰那里，呜，啊啊……！”

“为什么？”灵幻的声音有点哑了，在我耳边响起时让我腰又酥软了一半。他似乎对我的反应很满意，又往我耳根吹了吹气：“小姐你看起来不是挺舒服的吗……”

我分不出精力来和他争辩，先前那一次高潮让我的阴蒂变得格外敏感，快感像鞭子一样抽打我的神经，让我头晕眼花。快呼吸不过来了，我大口喘着气，手指痉挛着用力扯住沙发套，无助地感受着快感渐渐累积起来，最后达到一个我无法忍受的高度。

不知道我高潮的时候都喊了些什么，清醒过来时灵幻好像更兴奋了，不管我还在不应期，继续欺负我已经开始肿痛的阴蒂。难受压过了快感，我扭着屁股往前爬，想躲开他的手，结果差点让他的阴茎滑出来。

“不能逃啊小姐，”灵幻掐着我腰的另一只手猛地把我的腿扯回来，连带着肉棒也狠狠地再一次捅回最深处，阴囊碰到我屁股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除灵仪式还没结束哦。”

我快骂出口了，他怎么还惦记着这个？

当然，骂是骂不出来的，我现在一张口只有求饶和发骚。决定靠行动反抗灵幻不人道的行为，我挣扎起来，不料本来抵在沙发边上的膝盖打了个滑，顺着边缘滑了下去，吓了我一跳，险些失去平衡。灵幻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我的那一侧腿，抬到他腰间。

“别乱动啊。”他抱怨道。

这下他终于放弃了继续逗弄那颗可怜的小东西，但这个姿势让他插进来时多了一个微妙的角度，性器每回进出都能蹭过那块敏感区域。

舒服过头了。刚刚才高潮过，甬道又被不间断地填满，快感甚至比之前更刺激，我抖得更厉害了，腿间锐利的酸胀强到一种恐怖的程度，让我本能地又想逃开。灵幻察觉到我在用力，警示性地扇了我臀肉两巴掌，我吃痛，下意识夹紧了屁股。

灵幻动作一滞，骂了句脏话，然后更狠更快地抽出插入。我再也没法控制自己了，呜咽着求他停下，委屈的声音却被撞得七零八落。

“再忍一下……”灵幻的喘息也变得粗重，“马上就好了。”

我忍不了了。无论怎么努力躲开都会被戳到腔内那片敏感的软肉，难耐的奇妙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尖叫起来，身体不受控制地痉挛，花穴死死绞紧了深埋在我体内的那根东西。比上次更剧烈的高潮袭击了我，让我绷紧了全身的肌肉，失控得几乎要翻起白眼。

有什么东西喷出来，打湿了我的大腿。

我高潮的时候灵幻也射了，现在他正俯下身把我抱在怀里喘气。

我沉浸在性高潮的余韵里，脑子都要转不动了。一开始我以为溅到我腿上的是灵幻的精液，过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他是戴了套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我潮吹了。真他妈带劲，第一次和男人做爱就被操到潮吹，我自娱自乐时用了无数种小玩具都没成功过。再想想身下无辜的沙发，估计已经被我喷得没法坐了。

灵幻松开了我，我顺势瘫到沙发上，闭上眼睛，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好想就这样趴着睡过去，但全身上下都黏黏糊糊的，很不舒服。我听见灵幻走远，片刻后又朝我走回来。他不知道从哪里给我拿了一条湿毛巾。

“小姐，还有力气自己擦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我先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再点点头。

灵幻清理得很仔细，认认真真给我上半身擦了一遍，又帮我套上内衣再扣好。

“我去洗毛巾。”他刚起身要走，门口忽然响起悉悉索索的声音，我们同时扭头看向那边。在听见钥匙插进锁孔里扭动之前，灵幻已经迅速反应过来，飞快地抓起我堆在一边的衣服连毛巾一起塞到我怀里，抬手给我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不好意思您先进去等着——记得把衣服穿上！”

我飞奔进洗手间，反锁上门。来的会是谁……居然有相谈所的钥匙？灵幻又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不会是他女朋友吧？我酸溜溜地猜测着，没忘记竖起耳朵偷听外面的动静。隐约有开门的声音，随后就是灵幻和某人的对话，隔得太远，我听不太清，但可以辨认出进来的是个男性，听声音感觉年纪并不大。

什么啊，原来不是女朋友。我安心地拍拍胸口，开始对着洗手间里的镜子整理仪容仪表。把全身擦干净，套上衣服，我现在看起来总算体面了点，虽然眼睛和鼻头还是红红的，头发也乱七八糟。我实在没辙，用手指梳了梳头发，把它打理成勉强能出去见人的样子。

接下来怎么办？灵幻让我在里面等着，难道我要等外面的人走了再出去吗？我靠着墙壁发呆，上衣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是灵幻发的消息。

啊，我都忘了和他商谈的时候我们还互留了手机号码。他发来短信充满歉意地向我解释：刚才进门的是他还在读初中的徒弟，在相谈所打工。小孩今天放学就过来了，虽然发了信息给他说明，但他当时正和我在沙发上颠鸾倒凤所以毫不知情。

“反正他也不会多想，您穿好衣服直接出来就好了。”灵幻在短信里如是说。

我打开门出去时同时受到了师徒二人的注目礼。灵幻应该在打量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让我们露馅的细节，而他旁边那个孩子……

超可爱的好吗！！

男孩显然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个头比我还稍矮一些，留着有点幼稚的锅盖头，亮亮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我，让我想伸手去掐他脸颊肉的冲动油然而生。灵幻重重咳了一声，我才回过神来。

“这位小姐就是委托人，我们刚解决完她的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着，“mob，过去给客人结账吧。”

“诶……好的。”

被叫做mob的男孩带我走到收银台前，按照灵幻的指示打出一份账单递给我。

……好便宜。比直接找男公关都便宜得多。这种收费标准真的能赚到钱吗？我掏出钱包，数出几张纸币递到他手里。

灵幻热情地把我送到门口，说着些欢迎下次光临之类的话。“下次再有这样的需求还可以来吗？”我打断了他。

“当然可以。”灵幻笑得很狡黠，“除了我灵幻新隆以外的灵能力者，恐怕满足不了您的需求……”

受不了了，我们在孩子面前说什么呢！看见从他背后探出来的那颗锅盖头脑袋，我忽然有了一种罪恶感，匆忙道了句再见就夺门而出。

改天还是问问灵幻能不能上门服务吧，我在回去的路上想。在相谈所做可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啊。

-end-

Notes:

感谢食用^ ^

原作里应该没提过关于门和洗手间的事情，就当作有吧（）

丢垃圾那一段写到结尾才突然想到时间点好像是个bug，但懒得改了

下次准备嫖小酒窝（对不起